



北念草

王魯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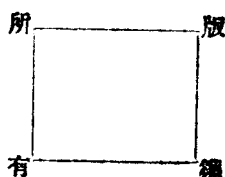
風月叢刊之一

北念草

王魯雨著

自力書店發行

北 念 之 刊 最 月 凡
草



作	編	出	發	發
者	者	版	行	行
王	何	者	人	所
魯	劍	風	劉	
雨	熏	月	一	
		社	村	
				自
				力
				書
				店

北碚南京路四號
重慶保安路二一號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渝一版

一——三〇〇〇

目
錄

鞋

泥蜂

荒鄉之夜

杜鵑花

洞

谷

溪

清涼亭及其他

教堂

在紫達木河之西

悼

荒漠之音

北念草

一、棗樹

二、甘草

三、野蘭花

鞋

上帝把我安排在這醜惡的一幕，要我在人們面前穿上「雙鞋」；因為不能施著脚到大街上，那樣會遭到更多的腳尖，挨到更多的皮鞭，也許還會被人罵爲瘋子。

這屬於都市的烏籠一般的建築，被六月的火似的太陽，強烈的炙烤着，直到深夜，都還不能退涼，要到黎明，才稍微鬆活一點，這時正是人們好睡的時候；但我却睡不住，不得不在這絕望的晨光爬起身來。

我沒有襯衫，老是穿著那件厚制服；雖然像枷鎖一樣；但是我不能不穿，這是別人的堂皇冠冕的代號地方，能够容許我像莊稼漢一樣地赤膊，丟掉經理先生的臉面？

在這開陰暗的房裏，我把電燈打開，寫一封求救的信。我像一個竊賊，心驚胆跳，深怕幾年輕的敲起一雙無情的大眼睛的經理，突然闖進門來，那會使我手脚失措。雖然我知道他還在酣睡，不會這樣早地起來。可是我怕。因為他曾經三番五次很嚴厲地說：「櫃房重地，無論誰人也不能隨便出入。」他雖然沒有直接向我說，可我知道那是向我說的，因為這號上並沒有第二個外人。他常常

用那惡毒的眼光責罵我。我害怕那惡的眼光，那像一把向我臉面直刺過來的刺刀一樣地使我發昏。

我寫好信，我的朋友井松已經起來。他六點鐘要上辦公室，星期日才可以任性，那便是說在這

一天，他可以睡到九點或十點。

他洗過臉，進來梳頭，打領結。我站起身來，搜尋我的衣袋。我很清楚，那是空的，不會有五分郵票，或者一分郵票在那裏面。我又從新搜我的衣袋，一若有足夠的郵票，放失了地方。終於不能再那樣做。拿起信在手裏輕輕地拋了兩拋，又仔細地看上面，這些舉動，我儘量地使井松看見。他雖然已經看見，却像並不了解似的，一字也沒有提。你想我能夠開口，向一個朋友說：

「你有八分郵票嗎？」

我把信從拉出來讀了一遍，覺得那上面的話太可憐太懦弱，我細懷起來，我悔恨，自己能够像這樣的向人示弱嗎？

「向人示弱。不但不能得到同情，反還會失掉你的朋友。」突然我想起了這樣的話。

我打開自己的腦子，世界上還有着更悲慘的人們，這算什麼，個人的痛苦算什麼，毫沒有意思，……我咬緊牙關，把那封信撕得粉碎。

早飯才吃過，又是空襲警報，於是又不得不在那烈火般的太陽光下，向防空洞奔跑。直到下午兩點才算解除。吃過中飯，大家都疲憊不堪，各自尋找陰涼的地方睡覺。到處的門也都打開。我拉

了一條草席，鋪在牆上，牆上，鋪着幾塊破布，這真像個窮人。

當我醒來的時候，鞋子不見了。我清清楚楚地記得是靠在門後的壁腳下的。細細地察看那裏，鞋的影子也沒有。我只得把井松的本屋穿上，到各間房里去尋找，以爲是這雙鞋打雜的撿了。把所有的可能放鞋的地方，都看過了，可是找不到。我明白是扒手光顧了我。

當人們醒來時，我把這個不幸的變故告訴他們。有些人好像很同情，有些人却裝出冷漠的樣子。有人把扒手罵一番，有人又把摩徒罵一頓。他們把它變成故事，告訴不知道的人們，當着一件笑談的材料。我的過去的同學詩爾，他聽到這消息，一聲不響地，用那冷淡的態度笑了笑。這不過是爲了要敷衍他的回答，所以不得不浮上那勉強的笑。在他的臉上，我實在找不出一點同情的顏色。吃過晚飯，他們照例到百老匯去喝茶，井松照例也邀請我：

「原林，遊遊街吧！」

「鞋子被扒手偷去了！」我找到機會，把這不幸的消息告訴了他。我雖然知道他早就曉得。

「走吧！走吧！」他像沒有聽見我的申訴，「遊遊街吧！」他笑着，他對任何人都這樣。

我想不通，他是故意嘲笑我嗎？人們都出去了，號上沉寂起來。一陣涼風，刮起滿天的烏雲，暴雨襲來了。一會又漸漸變小。我望着這惱怒的雨絲。沒有鞋，不能出去，爲什麼我要在人們面前穿上一雙鞋呢？不該做鳥一樣的自由，飛出這道高牆，飛出這般黑暗的深淵！

我在階沿上徘徊，對着雨絲發愁。絕望得倒在席上。每當絕望的時候，我是容易睡着的。

還是一個美麗的春天，溫暖的陽光，照射在這所南式的建築的走廊上。我就坐在那裏，憑在欄杆上，享受着那溫暖的陽光。在這時候，從外走來了一位朋友，和我談了一陣，後來我們準備到街上去走走，我穿上自己新買的一雙黃皮鞋。我們並肩走出去。在門口，我的朋友忽然掏出手槍，變臉變色的指着我的胸脯。他的面孔，已經變成一個我所不認識的。他向我大聲的喊道：

「脫下你的衣服和皮鞋！」

我抖顫，醒過來了。

在這黑暗的房間，燃燒着慘淡的燈光，沒有房屋，沒有陽光，沒有春天，也沒有鞋子。只有那些紅牆面孔的人們在旋轉，噴着濃濁的酒臭，好像有些生氣。

「唉！想睡，想睡！」井於在我面前喊着，他的臉上，已經沒有笑容——我睡的是他的床，於是不得不醒起來。

我跑到會客室，在藤椅靠椅上躺著，很多晚上，我就是這樣過夜的。這房裏非常靜寂。我望着天井，望着那塊小小的黯黑的愁天。我想，絕望地想，好像要被沉入那絕望的無底海洋。

那位有着可怕的眼光年輕經理走了進來。雖然在黑暗裏，我也認出是他，我早已熟習那中等的身材，飄忽的雙步。他走到門口，打開電燈，看見我在那裏，本不想進來的；可是我招呼了他。

他猶豫一會，才走進來，在另一張椅子上坐下。大家都在默地找不出什麼話，結果是他打破了這沉靜的空氣：

「事情進行得怎樣？」

「一點影子也沒有。」

「忙什麼，暑假期中，應當休息休息！」他安慰我，把我當着他一樣的神糧，要休息休息，好像不做事情並無關係。後來他問我：

「你願意找什麼樣的事？」

「隨便什麼，只要能解決生活，教書也行……」

「我看還是幹政治工作，前途比較光明一點……教書，那倒不成問題。」

我急於要問，什麼地方可以教書，自尊心却壓制着我。我只好沉靜的一言不發。

「何必急，沒有關係，在這裏，都是好朋友，你當在自己家裏一樣吧。」

我奇怪，他為什麼覺得這樣的好？雖然有點懷疑，但也有些安心。

在這號上，我總想躲到偏僻的地方。爲了害怕那些嘲笑的眼光，把別人看過的報紙，拿來從頭到尾的看。我發在這裏等待什麼？連我自己也不知道。等待，是等待那渺茫的希望！

突然有一個熟習的聲音，在外間我的名字。我驚喜地跑出去，來了三個朋友：一個是銀行職

員，一個是羅少爺，一個是政治工作人員。

我請他們在客堂裏坐下。

「你這樣子，可以免抽壯丁的資格。」那位羅少爺戲謔地說，臉上掛着嘲笑，這話使我狼狽起來。但他說的也是真話，我幾乎兩月沒有理髮了，蓬鬆得像一堆亂草。鬍子也不曾修過，並非不修得，在這種環境，有什麼法呢？連剪刀也找不着一把。

銀行職員一直沒有和我談話，老是靜靜地笑着，我知道他來看我，並非他的本意，一定是被我的那位老友拉他來的。在街上我們碰過好幾次頭，當我要招呼他時，他總是很快地車閃臉。我知道自己沒有被人理睬的條件，因為對他沒有一點好處。

他們兩個很快地走了，留下那位政工人員，他是出於不得已的。因為他是我的老朋友。我也曾寫信告訴過他：我現在的狼狽的情形。

他和我坐得更近一點，很像要密談。

「你願意幹什麼工作？」

我還是使用那句老話去回答他，像回答整理似的。他想了想，終於向我詢問：

「有證件嗎？」

我搖搖頭，並且說道：

「要辦幹什麼？」

「要做事。一定要有證件，否則，沒有，那就很麻煩」。

我呆呆地望著他，想哭出來。

我很失望的把他送到門口。

「出去走走吧！」

「我……」我遲疑地答不出話。

我回轉身來，帶着失望的心情，拖着沉重的腳步，悶悶地磨着那些石梯。

終於今天回來得很早。皺着眉頭，不安的走進來，好像要向我說什麼，但又不得啓口。

他遲疑了一會，終於向我說：

「原林！你知道……」

我望著他，像一位教士望彌聖主，等待他的吩咐一樣。

我明白到，不好的事情將要到來

「你知道，這里不很方便，我也要搬。你曉得余經理這個人，雖然我們是老表……」

「那好！那！」我勇敢地回答。怕什麼，我夢想到去撕掉這此一向穿舊的醜惡的外衣。可是當

我低下頭的時候，看見自己那雙赤腳，連木屐也是人家的，就不免有些躊躇。

泥蜂

在這不知道季節變動的都市，看不見春天的痕跡的地方，寒冷的風已經變得溫暖而又柔和，陽光也鮮豔奪目了。當我正在默默地回憶什麼的時候，突然有一隻泥蜂碰進我的房裏，立刻它使我嗅到一種田野的花朵的芬芳，泥土的清香。它在我的耳邊，嗡嗡的唱。這聲音使我興奮，喚起我心頭的愉快。我站起身來，追隨着它，好奇的眼光緊跟着它。那黃色的肥胖的身材，短短的翅膀，緩慢的飛行，嗡嗡的沉悶的歌唱，在我都是異常的熟習，它停到壁上，試探地爬了一會，很快地便覺察還到來的是生疏的地方，於是馬上飛起來，尋找它回家的道路。

從這迷路者的闖入，我確切地知道，春天已臨到人間。

它在房裏繞了一圈，好像立刻感到這屋氣的不潔與窒息的壓迫，想馬上從窗口逃走；我却迅速地飛躍而把紗窗緊緊關上，像對一個稀客一般地強留着它，不讓它逃走，爲了自己要多聽一下它的嗡嗡的歌唱，因爲它的歌散播了田野的馨香，使我想到了童年。想到那閃耀着燦爛的光彩的童年。

我的童年是在鄉村度過的那裏，可以聞到泥土的香與花香，有綠色的林園，豔麗的花朵，鳥鵲與流水的歡唱。那愉快的生活，我無時不在渴望它重新地來到。

我看春天的原野，那健壯的大地，開滿了醇香的鮮豔的花朵。那嬌媚的花枝，招引了無數的蜂蝶的到來，鳥兒們唱着讚美的歌曲。春天，可說是萬物結實的季節。這盛大的隆重的典禮，是如何地叫人羨慕。我們這羣年輕的賓客，是喜愛這熱鬧的場面的。有微笑的燦爛的陽光，照耀着年輕的大地，醇酒一般的風，送來粉蜜的花香。我們常常坐在自己的茅屋的泥牆下面，撿取泥沙里的地蝨牛，愛看它那僵氣的後退的模樣。或用香籤去奪牆洞里面的泥蜂，如果看見它嘓的一下飛出，我們就非常愉快。有時我們用溼泥糊上，使它飛不出來，然後偏着頭，挨着牆去聽它哀求的嘓嘓的叫聲。終於又可憐它，把泥弄掉。我回想過去的日子，雖是一個貧農的生活，在它却覺得是光彩燦爛的。……

而今，一切都有變更：歲月陳腐了，青春的花朵也凋謝了。在我的生活中，見不到一絲陽光，吸不到一點新鮮的空氣，也嗅不到花朵的芬芳。

這兒是看不見春天的城市，像荒涼的沙漠。只有鱗似的屋瓦，圖案式的房屋和鋪面，死蛇一樣的街道，輪軸的車聲，刺耳的鈴聲，汽車的喇叭聲，各色各樣的怪頭怪腦的叫賣聲。空氣中充滿着炭氣，塵灰，汽油味，阿羅尼亞氣。街道上的來往的人們，都似乎害着極沉重的病，臉色蒼白，疲乏，憂愁，好像全是一半殘廢的人。百貨商店的櫥窗里儘管裝滿花樣新奇的衣服，飯店裏儘管堆滿山珍海味：可是行人的隊伍裏，却大多數是衣衫襤褸，肚腹飢餓的人。華麗的包車和汽車上面，

坐滿那些大腹便便的財主，和那些好餓剛才吞過人血的紅嘴的女人。那些在街道兩旁聳立的毫無生氣的電桿，大約就是表示這都市的罪惡憂愁和痛苦。在這兒所嗅到的，是各種混淆的臭氣，看到的是死的機械的組合，觸到的是魔爪，是眼淚，是血。我厭惡這些！但又沒法離開。好像在自己的生活上，不會再有春天和青春。這裏的有毒的泉水，已經把我的神經弄得麻痺，在我的感覺中，已經沒有新鮮和愉快。

這兒的都市的人們，爲了追求肥身的利潤，却完全的失掉人性了。感情麻木，不管殘酷，不怕臭味，不怕骯髒，不怕慘殺，蛆虫似的在這糞池的大便中鑽來鑽去。我騎在床上，閉上眼睛，隨着泥蜂的嗡嗡的歌唱，回到我理想的故鄉。那兒沒有紛爭，沒有血腥的氣味。春天的原野，是以它的柔和的手，撫摸着我的受傷的靈魂。

我要離開這罪惡的都市，到野外去，到安靜的鄉村去。那兒才會有我到人生的意義，我不願像因徒樣地住在凌辱我的，屠殺我的高樓大廈中。我願住到茅屋裏面，聞聞稻香的香氣，赤着腳，像頑童樣跑到處亂跑。我要享受這難得的春天，泥土的沁心的香，花朵的香；我舉目一看大自然的真實的面孔，聽一聽它的悅耳的歌聲。

古老的破舊的都市呀！我不願傾聽你的絕望的繁雜的轟聲，不願看見你的憔悴的面孔，聽我聽着這泥土的馨香，回到那光明聖潔的自然世界，回到那有陽光照耀，充滿新鮮空氣的地方去啊！

荒鄉之夜

醜陋的黑暗又降臨了，它沉重地壓在這荒涼的小鎮上面，使每一個角落佈滿恐怖，使窗戶瑟瑟跳。它緊緊地圍住每一個生命，每一個活潑的歡動的生命，它想窺奪一切，毀滅一切……

夜呀！當你範圍住我的時候，我多麼憤怒，多麼不安，多麼感到這鄉土的荒涼！我不能像一般人似的靜靜地躺下，讓你裹着我乾眼瞞，扼斷我的咽喉，說些夢幻的故事。我不能再聽你的謊語，不能再吃你那有毒的蘋果。

這是一座古廟，傳說在我國的遠闊房屋裏面，建築這廟堂的時候，畫師把一切壁畫都畫好了，這座廟裏算是歇了；可是題材用光，只好在牆壁上，畫一個吊頸鬼，畫得畫出色，活靈活現。而且曾經經過幾百，經過不心的人們，現在，壁畫已經沒有，什麼也看不出。可是在黑暗中，我彷彿依然看見它那猙獰的面孔，可怕的血淋淋，吊頸的無舌，頭上披著散亂的頭髮，伸着兩隻枯瘦的鷹爪，好像要向我撲來。我害怕了，真想大喊出來。也許你們說我胆小，相信迷信；可見天呀，在迷信的國度裏，你能說沒有鬼麼！我好像一根火柴，可怕的景象消滅了，也使我又透過一口氣。

我推開窗戶，望見遙遠在黑暗裏的街市，冷清清的什麼也沒有。只有狗的狂吠聲，使這荒

個的小獸發抖。在恐怖的黑夜裏，我不知道這些動物在亂叫什麼！也許爲黑暗憂慮，也許是問自己的主子表示忠貞；不過這些連大便，死屍的骨頭都吃的動物，也容易養住他們的胃口，祇需一個包子，就可以買通它們。

這個沉睡在黑暗中的小鎮，永遠沒有白天，永遠被黑暗所包圍。住在這兒的人們，像在無聲的監獄裏消磨他們的生命，一代一代抄襲着那種機械的生活。白天，你可看見那些販賣煤礦工人重汗的大腹便便的老闆，搖手擺脚地從上街走到下街。整天坐在茶館裏吹牛，吃呀！喝呀！這是他們全部的生涯，……他們是這裏的權威，這裏的真理。那些臉色蒼白的貧血的正人，整天替那些海手好運的老闆們工作，他們穿著破爛的衣服，終年吃不到一頓飽飯，黑暗包裹着這腐爛的一切。這裏像是一個大垃圾堆。在這些腐屍和死鼠中間不知埋藏了多少有用的生命！

想到這裏，我就苦悶極了，我爬起身，摸出廟門裏走下斜坡，來到江邊。我是摸摸索索的，因爲這裏的路，我很熟悉，要在危險時候，我才摸出一根火柴擦燃它，看着這險惡的道路；可是火光太弱，祇能看到腳下的地，照不被遺棄的鐘錶一般刻着厚而堅硬的黑礁。

江上籠罩着黑暗，茫茫一片，祇有那澎湃的流水，在遠處吼叫。我喜歡聽這聲音，便沿着江岸，向那吼着的龍頭走去。在這黑暗的世界，能夠聽到它的反抗的聲響，我是如何激動！它好像在咒咒黑暗，咒咒這裏的黑暗和罪惡，我聽到還有寬鬆的聲響，我高興了；可是當我想到仍要回到那拉